

尊敬的諸位同修大德，大家下午好，阿彌陀佛！今天這個時間，非常難得，我們跟李偉芳居士已經很多年沒有聯繫，這次李居士也特別邀請悟道，來到偉雄汽車教室，來跟大家見見面，來跟大家結結緣。時間過得很快，我記得二十年前來，這邊好像房子沒這麼多，感覺現在回憶起來，那時候好像比較郊區一點。現在這個地方也是非常熱鬧，都是高樓大廈，但是我們這個教室，還是一直在這裡三十年了。三十年的時間這個因緣也非常難得，在一個地方三十年時間，也是有很深的因緣。

首先因為悟道要來這裡，有跟我們淨老和尚匯報，跟他老人家報告來這裡跟大家講講話，老和尚很重視我們巴黎當地同修，也請悟道代他老人家向大家問好，他老人家中午特別交代，向大家問好。我們淨老和尚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辦這個活動，從二〇〇五年開始。二〇〇五年那次，因為我們華藏也都支援這個活動，那次我沒有來。那次來就是沒有辦成，但是很多人都來了，很多台灣、大陸、香港的同修大家都來了，包括東南亞的同修也都來，那次來因緣還沒有成熟。後來到了二〇〇六年，那一年正式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舉辦衛塞節，那是泰國主辦的衛塞節紀念活動。我們老和尚在這個紀念活動，同時也將二〇〇四年在他的家鄉廬江湯池，辦的中國傳統文化教育中心，在那邊教學的成果來聯合國呈現。同時也展出「地獄變相圖」，那年也來贈送「地獄變相圖」。我們華藏也是全力來支援老和尚這個活動，從二〇〇六年開始，到今年是一九年，今年的活動好像在十月份，這也有十三個年頭，十三年了。這個當中我來參加過幾次，沒有每次都來，來參加過幾次。

第一次來，之前我都到西班牙，我是一九九七年開始就在西班牙，後來每年都到西班牙一次，所以到了西班牙，到法國來就很方便。那時候西班牙淨宗學會的陳會長他還在世，現在往生七年。他喜歡開車，也喜歡開快車，他就是開車載我遊歐洲，一個地方、一個地方遊得很過癮。所以我第一次到法國來是他開車載我來，不是坐飛機來的。在法國這個地方，李居士也發心在這裡學習淨土，這是我們傅居士的因緣，當時的介紹大家發心學習淨宗，所以悟道才有這個因緣到法國來跟大家結緣。我們淨老和尚他辦了十幾年這個活動，也得到聯合國有很多國家代表的支持，所以申請了一個辦公室，淨空之友社。他老人家常常講，這個辦公室它的用途是什麼？就是跟各國的這些代表大使喝茶聊天。今天下午我們也就不是正式講經，也是採用我們老和尚的喝茶聊天，這樣的方式跟我們老同修大家談談話。我們老和尚講喝茶聊天，當然他不會聊那些沒有意義的事情，他聊天是有內容的，不是講些對大家沒有幫助、沒有意義的話。當然他聊的都是有意義的，內容主要還是提倡學習中華優良的傳統文化，儒釋道的教育。

現在包括其他宗教，也提倡各宗教，都應該發心來學習他們這個宗教的經典。不要只有舉行宗教儀式，對經典內容都不了解，這樣就變成迷信，也會讓社會大眾覺得宗教是迷信，只是求一個心靈上的寄託，就是這樣的看待。這樣的看法實際上講是很大的誤解。因為每個宗教都有它的內容，內容主要都在經典，如果沒有深入經典，當然不了解，也不認識。只看到外面這個宗教儀式，覺得這些都不符合科學精神，特別現代人重視科學，覺得這個不符合科學精神，那是一種信仰。因此大多數的社會大眾他就不會太重視，縱然來接觸、來信教，他也只是一個形式，他也不會去深入。總是被一個錯誤概念所障礙，障礙他不願意進一步去深入經典，認為它是一

種宗教，只是個信仰。其實各宗教都有它很深的道理，特別在我們中國儒釋道這個三教，它的內容更是豐富，更深廣無邊。因此，我們淨老和尚最近，他就編一個《神愛世人》的小冊子，裡面內容都是節錄各宗教經典的精華，一條一條的。這個一條一條的很方便，而且都是重點，也是精華，很適合現代人。

這個做法早年他在美國做的，大概也是二十幾年前，最早他做出來一本就是叫《淨土集》，這個書到現在一直有在流通。有時候我到每個地方，那個講座短期的，一次的、三次的，採用《淨土集》就非常方便。他《淨土集》有《無量壽經菁華》、《彌陀要解菁華》，《觀無量壽佛經》善導大師的《四帖疏菁華》。還有祖師大德的語錄，像《行策大師淨土警語錄》、灌頂大師《大勢至念佛圓通章》的菁華節錄、《印光大師法語菁華》，也包括《閱微草堂筆記》紀曉嵐蒐集的，那本叫「草堂集」，最後面就是《聖經》「耶穌基督嘉言錄」，當時二十幾年前，在美國聖荷西節錄的。他老人家節錄這個構想，也是根據中國佛教民國初年，律宗的大德弘一大師，弘一大師他有一本叫《晚晴集》，它都是佛經，把不同的佛經節錄它裡面的重要菁華，包括祖師語錄他也有收進去，他收了一百條。我們淨老和尚那就更多了，那個幾百條很多很豐富的，這個菁華節錄。他的構想從《晚晴集》，他講了一遍《晚晴集》，在美國講一遍後來他就節錄《淨土集》。《淨土集》也非常方便，所以有到一些地方短期性的講座，一次、二次、三次的都可以，它每一條都可以獨立，也可以連貫。像最近我在香港辦大型的法會三時繫念，在香港現在每次法會都有一萬二千多人，很多人參加。法會圓滿第二天祭祖，下午三堂課我就選用《淨土集》，這個方式來講解，也非常方便。

最近淨老和尚提倡的，他講的內容，就是以中國傳統儒釋道三

教經典為一個核心。這個三教大家應該都很熟悉，他提倡三個根，第一個是儒家的《弟子規》，教做人做事的；第二個就是道家的《太上感應篇》，這講因果教育的；第三部就是佛家的《佛說十善業道經》，這也是講因果。佛法講因果也包括出世間法，就是十善業你再修觀就超越六道。道家《太上感應篇》它是要修仙，它還沒有講到超越六道，修長生。所以修長生不老、益壽延年，是道家修學的目標，修學長生之術法門也很多，但是基礎還是要《感應篇》的學習。所以《感應篇》裡面講，「欲求天仙者，當立一千三百善；欲求地仙者，當立三百善。」天仙的層次比較高，那你累積的善就要多，一千三百件善事，你累積了一千三百件善事，有這個資糧，你就夠上這個條件去修天仙。修地仙，地仙就沒有天仙那麼高，也要立三百件善事，再去修地仙這樣才能成就。所以現在有很多修道家的，修長生之術，沒有這個基礎還是很難有成就。

《感應篇》講的就是因果教育，講因果報應，善有善報、惡有惡報。這部書，也是我們中國佛教淨宗十三祖，印光祖師極力提倡的一本。印祖極力提倡《了凡四訓》、《太上感應篇》、《安士全書》，這三本書他老人家一生印得最多。這三本書都是講因果報應，教我們認識善、惡因果，什麼是善，什麼是惡，修善得什麼善報，造惡得什麼惡報。《安士全書》它是以「文昌帝君陰騭文」，做為基本的經典，用三教的經典來註解這篇文章。這三本書印光祖師提倡最多，這是《感應篇》講因果教育。《弟子規》講倫理道德教育，倫理就是教我們認識人與人之間的關係，我們人與自然界的關係，人與天地之間的關係。這個道德，也就是教我們認識是非善惡、真妄邪正、利害得失，道德觀念。這稱為倫理的教育、道德的教育、因果的教育，這個三種教育稱為普世的教育，普世，就是我們世間法來講，普遍需要的。

普世的教育，現在這個時代是沒有了。在我們中國的傳統，它這個三種教育是從家庭就開始，我們一般講家教。家庭就教這個，小孩出生在家庭，就受到這個教育的薰習。像我這個年紀，小時候聽我父母講，還是有些概念。我父母親不認識字，以前讀書的人不多，那個要有錢的才有辦法。所以在小時候常常聽父母講，但是他講的不是普通話，不是我們現在講的普通話，就是閩南語，新加坡說是福建話，實際福建話是很多種。現在在台灣講叫台語，其實台語講的就是指福建閩南語，福建不是只有一種話，福建有二十幾種方言。我常常聽我母親講「舉頭三尺有神明」，就舉頭三尺有神明，從小我們就接收這樣的觀念，也對這個印象很深刻。現在年輕一代可能就聽都沒聽說過，沒有這個概念，家裡父母可能都受現代科學的影響，認為這些講鬼神，講這些統統是迷信，不宜提倡迷信，要破除迷信，就用迷信兩個字把這都否定，所以他也不講。因果教育不講，實在講我們這個世界就很亂。

印光祖師一生提倡因果教育，也提倡倫理道德教育。因果教育是輔助倫理道德教育的，對我們學習倫理道德有幫助，所以因果教育，在現前這個時代就特別的重要。所以印光祖師講這個時代再不提倡因果教育，我們這個世界的亂象，所有的佛菩薩降臨、所有的神仙都降臨，救不了這個世界。因為大家不明瞭因果、不相信因果，拼命造惡業，誰都救不了。世界的亂象，原因不是說天降給我們，不是上帝降給我們，也不是閻羅王他製造的。那是誰製造的？都是人心製造的，人心不善，造這個不善業，所以感召很多災難。

《太上感應篇》第一句就講，「太上曰：禍福無門，惟人自召」，第一句它就給你講得很清楚，災禍跟福報它沒有門路的，沒有門，沒有人給你設定的，災禍、福報都是人自己找來的，也就是說人自己去製造出來的。怎麼製造？我們的人心製造。在佛經裡面講「應

觀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。」好的環境也是人心製造出來，不好的環境也是人心製造出來的，所有這一切都是由人心所感召，所製造出來的，並不是說上帝安排、閻羅王的規定，不是這樣。

我來法國巴黎之前，有一個德國的年輕人他到台灣去讀書，也到大陸讀書，去念中文，現在在台灣政治大學，中文講得很好、講得很清楚。他每個星期都來，我們華藏有法師講經，他都來聽，但是他沒有聽過我講，因為我常常不在，聽我們道場常住法師講。他現在都拿我們華藏講經，研究我們華藏淨宗學會這二十年來，在那邊做的這些事情，他以這個為主題，去寫他學校的論文。他到我們道場來聽《沙彌律儀》，還有聽《太上感應篇》，《太上感應篇》他也問了多問題，他說人做錯了，不是個人製造的嗎？為什麼鬼神祂可以來處罰，給你減少壽命、給你削減福報、給你生很多病、給你災殃？所以我就給他講，我說你這個問題是很普遍性的問題，每個人都會有這樣的疑問。這個問題不是說天地鬼神、閻羅王祂有權力，祂要處罰就處罰，不處罰就不處罰，祂做不了主。

所以《太上感應篇》講「依人所犯輕重」，依就是依照你人所犯的輕重，「以奪人算，算減則貧耗，多逢憂患。」一算就是一百天，我們人活在世間一百天的福祿，就叫做一算。「小則奪算」，小就是說你犯這個小的過失，鬼神就給你記過，扣掉你一百天的壽命、福祿。「大則奪紀」，如果重大的罪過，奪一紀就是十二年，壽命減短十二年。如果你的福報很大，你的福報就一直消、一直消；如果沒有福報的，扣減壽命，以壽命來抵。所以《感應篇》講的鬼神祂有這個，他問這個問題，他說不是各人造各人去受嗎？祂怎麼可以有辦法來給人家增加福報，或者是減少福報？這個問題就是說，不是祂的權力，祂是依照你所犯的輕重，不是祂的意思。不是說我看你比較不順眼，就削減一點；那個看得比較順眼，就給他增

加一點福報，不是那個意思。在我們人間可能有這個事情，在法院這些方面可能有這個事情，陽間的法律。

所以我跟他講，我們陽間法律人定的，法律也有惡法，也有善法。法律人定的不一定是善法，有的定的是惡法，比如說定墮胎合法化，那是惡法，那合法沒罪，但是因果律有罪。《太上感應篇》講「損子墮胎」，有罪，殺人，殺親生兒女。這個因果律，它是在宇宙間自然的規律，不是誰定的，不是教條式宗教，誰規定這個，沒有規定這個就沒罪。有沒有定，你只要犯了那個，就有業報，這個叫因果律。以前有人講「法律之前人人平等」，實在講不見得平等，法律之前不見得人人都平等。但是在因果律之前是人人平等，那是真的，「因果報應，絲毫不爽」；「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，不是不報，時間未到。」時間一到你就報，誰都逃不了。所以《地藏菩薩本願經》講，無間地獄的罪報，無論你是天上的天王、人間的人，貧富貴賤，你是國王，還是乞丐，你造了那個業，業報都一樣，不分羌胡夷狄，不分中國人、外國人都一樣。像《太上感應篇》講，「凡人有過，大則奪紀，小則奪算」，那個凡是凡事那個凡。凡人它也是兩個解釋，就是凡夫，我們凡人，在六道裡面都叫凡人；另外一個意思就是凡是人，你只要是人都一樣，黑人、白人、黃種人什麼人都一樣。凡人，凡是人都一樣的，你造了這個業，造善業，你就有善報；造惡業，你就有惡報。不是專門是給中國人量身制定的，不是的，那是通一切眾生的，所以叫凡人。我們要知道這個道理。

《感應篇》講得很具體，也很扼要，一句一句的很容易明白，這個因果教育特別特別重要。因為我們現在不相信因果、不懂因果，實際上我們人生到這個世間來，沒有一樁事情離開因果報應。我們如果再看看其他的公案，譬如說《閱微草堂筆記》，我們老和尚

有節錄「草堂集」，那個故事也很好，那個故事就是當時紀曉嵐他蒐集的，有他自己親自見到的、聽到的，還有聽人家說的，就是我們現代講新聞報導，蒐集的。我記得有個公案，就是有個人他的名字叫烏魯木齊，烏魯木齊大家知道在哪裡？在新疆，新疆的省會叫烏魯木齊。他為什麼叫烏魯木齊？因為這個人他一生就是住在烏魯木齊，一直到往生。他出生的時候，他的祖父夢到一個人，他說你這個孫子生下來，會一直住在烏魯木齊住一輩子，所以他父親就給他取名叫烏魯木齊。那是發生在清朝時代，果然他一輩子就是住在烏魯木齊，一直到他往生。我看到這個公案也很多啟發，就是這個人都有個命運，有個定數。《了凡四訓》講有個定數，你這輩子吃多少、賺多少、用多少有個定數，你住在哪個地方它也有個定數。像烏魯木齊他就是住在烏魯木齊，沒有離開那個地方，他跟那個地方的緣比較深。

我們根據這個公案，我們大家今天跑到巴黎來，我們也不曉得是什麼原因，跑來這裡大家聚在一起，從佛法的角度來看，總是有它的因緣果報。學了佛，總是多多少少會改造一點命運，因為我們現在都是透過佛法弘法這個因緣，有很多因緣，定數當中它有變數，它會變化。假如說我們沒有去做弘法這個事情，就會依照我們原來過去生修的善惡業，這一生的定業大概就不出這個範圍。如果你沒有遇到佛法，大概我們給人家算命，算得比較高明的算命先生，大至算出來都八九不離十，因為你變動的幅度不大，所以他可以算得很準。你遇到佛法，也就會有些幅度的變化，遇到了佛法，你改變命運的幅度大小，還是根據各人的因緣。像善導大師講「九品往生在於遇緣不同」，為什麼有人上上品，有人上中、上下，有人中上、中中、中下，有甚至下三品的？各人遇的緣不一樣。

我們大家這一生很幸運，我們遇到淨老和尚這個大善知識。我



們淨老和尚他很幸運遇到三個好老師，他改造命運。淨老和尚今年講經弘法六十週年，我們華藏淨宗學會也成立三十週年，今年剛好三十。所以我們上個月底在台北，舉辦了一個紀念慶祝活動。我給師父報告，我說師父，您講經六十週年，我聽您老人家講經五十週年，我聽經五十週年。他老人家三十三歲出家，他在家就開始跟李老師學講經，出家之後，三十三歲就開始教佛學院，就開始講經，台北市開始。所以這次活動，我們台北市華藏辦的，是比較有紀念意義的，因為是他老人家出家弘法開始的起點。所以在台北市辦也是有它這個意義在，就是他從那裡開始的，六十年。

他老人家常講，他跟兩個戒兄弟同年的，同年都出家，都同一期去受戒的戒兄弟。他們三個同時去給人家算命，都算四十五歲，超不過四十五歲就要走了。老和尚他也很相信，因為他的父親就四十五歲走的，好像他的伯父也是四十五歲走的。他想一想，自己這一生又沒福報，壽命又短，他也很相信四十五歲。後來四十五歲那年，你看他那兩個戒兄弟一個去學密，另外一個就不太清楚，一個是二月份走的，二月份就往生；一個是五月，那個學密的五月走的。他自己身體不舒服，還跑到醫院急診室，到急診室往生的，自己坐公車去的。他也很認真修，但是命運沒有改變過來。這個學密的就跟我們老和尚講，他說你那個講經講了半天，人家也不相信；我去學密宗有神通，一顯神通，大家都相信了。後來他說這個學了密之後，神通沒有得到，得到鬼通，他到晚上、傍晚在街上看到很多鬼，有了鬼通，但是他的命運沒有改造過來。老和尚走講經弘法這條路，延長他的壽命。所以四十五歲那年，我已經在聽經聽兩年，他老人家四十三歲的時候，我去第一次聽經的。

聽他老人家講經的因緣，實在講也是從星雲大法師這邊來的。以前我訂了個「覺世旬刊」，那個時候還沒有佛光山，那是高雄壽

山寺，叫做「覺世旬刊」，覺悟的覺，世間的世，十天出一版，我去訂了一份。我十九歲那年訂來看，看到老和尚在台北市蓮友念佛團講《楞嚴經》，跟我弟弟就去聽經，我十九歲那年一聽就聽到今年六十九歲，五十年了。所以他老人家講四十五歲那年就要往生，這個事情我可以作證，因為那個時候我已經聽經。那個時候在台灣基隆大覺寺講《楞嚴》，我記得跟我弟弟去聽了好像三天，之後我們要再去聽經，說法師有事不能來，不知道什麼事情。後來經過一個月，我們又接到信息，又在台北市李月碧講堂開始講經，我們又去聽。後來聽師父在講席當中說，我四十五歲，我們戒兄弟三個人同年，同樣去算命，算命先生說我們三個都過不了四十五歲。第一個二月份走的，第二個五月份走的，他七月份生病。他說輪到他了，他也不吃藥、不看醫生，知道醫生只能醫病，不能醫命，命到了，神仙都醫不了，所以他也就沒有去找醫生，床上躺了一個月。那個時候大專佛學講座的學生照顧他，兩個學生照顧他一個月，每天煮稀飯給他吃。躺了一個月，病又好了，好了又繼續講經。

今年九十三歲，已經延壽四十八年，一般延長壽命這麼長的很少見，很少。一般如果延一紀那就很不得了，一紀就十二年，比如說他是四十五歲，那延一紀十二年是五十七歲，延兩紀就是六十九歲。像袁了凡先生，他延壽是延二十一年，袁了凡給孔先生算命，他是五十三歲八月十四日丑時，要在他家裡壽終正寢，他是五十三歲，後來袁了凡先生活到七十四歲，他延壽二十一年。我們老和尚延壽超過袁了凡二、三倍，後面他的壽命還是很長的。他的壽命長主要是奉獻，奉獻給眾生、奉獻給佛教，沒有為自己。如果為自己肯定受命運的束縛，完全為眾生，他的生命就不屬於他自己個人。眾生需要，佛力加持他就必須要留下來；如果眾生不需要，那當然他隨時可以走。所以七十九歲那年，他也在北京病了一次，差點往

生。那一年他也聽到一個聲音跟他講，他說你還有什麼事情嗎？他說沒有了，統統放下了，要走現在也可以走了。後來他又講，他說如果佛菩薩需要他，那我再留下來也可以。一切由佛菩薩安排，要我現在走就現在走，要留下來就留下來，看需不需要？不需要我就走了，需要就再留下來。

當然我們修淨土的人，總是希望早一天去西方早一天好，在這個娑婆世界多待一天就多受一天苦，這個大家都知道的。因為如果你不知道有個西方極樂世界，當然你沒得比較，你也沒辦法，你只能在這裡受苦。現在有個極樂世界擺在那裡，當然我們是很嚮往，那世界多美好，人也沒有生老病死，思衣得衣、思食得食，也不用為這個生活在忙碌奔波。還有神通，你要去哪個世界遊覽，也不用買飛機票，坐蓮花就去了，也不用辦簽證，很自在的，誰不想去？都想去。這是大家共同的願望，我們知道有西方淨土，當然我們希望往生西方，這是大家的人之常情，很正常的心願。但是這邊眾生有需要，我們也不能不幫助。所以老和尚現在也是為眾生，特別是中國傳統文化現在快要斷絕了，只有他老人家在提倡、在呼籲、在學習、在挽救中華傳統文化，他發這個願也得佛力加持，祖宗庇佑。所以現在九十三歲體力是比較虛，但是精神還可以，還需要他老人家多住世一段時間，才能把這個帶動起來。

最重要當然他就是培養接班人，接班人非常重要。這個接班人還青黃不接，他老人家不能走，一定要帶上路這樣才可以，不能這樣一丟就跑了，這個不行。現在我看他的飲食還可以，食量還可以，所以能吃能睡就沒什麼問題，只要不要太累就可以了，這個年紀不要太累。所以大家發心多多少少，我們雖然沒有修到老和尚那個層次，多多少少也會有些改變。如果都是想個人，想自己、家庭，想自己個人這方面，如果努力斷惡修善，當然也是能改造命運，但

是改造的幅度，當然沒有辦法跟老和尚相比。像袁了凡他是改造命運，斷惡修善那修得最標準的，他延壽二十一年，命中沒有兒子，後來兩個兒子都做大官，對個人修持來講算是很殊勝。老和尚怎麼超越這麼多？我們從這個經教裡面，還有長期聽老和尚講經，知道他不為自己，為眾生。所以現在來到巴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，這個弘法的平台，老人家也非常重視，也希望我們巴黎的同修，大家發心長期來護持。大家都來護持，你也會有很大的福報，因為我們參加老和尚弘法的行列，當然我們大家也都會增長福慧，福慧也會增長。所以這也是大家要同共發心來護持。

這是講到因果，講到因果這方面我們一定要相信。現在老和尚有這麼好的平台讓我們來修，我們要抓住這個機會，大家同共發心，功德都是圓滿，都是一樣的。你就是在做這樁事情當中，掃個地、抹個桌子都是無量功德。好像一滴水，你丟到大海，跟大海不就成了片了嗎？如果你只有我們這一滴看起來很渺小，你丟到大海，那還分出你哪一滴嗎？沒有了。三時繫念講「投入彌陀大願海中」，你投進去那跟整個大海都一體了，沒有分別。所以這個發心非常重要，發心來護持正法、護持佛法，這個功德的確是不可思議，甚至比弘法還殊勝。過去我們淨老和尚常講，護法的工作比弘法還殊勝，這個話也不是恭維的話，的確也是有這樣的，這個事實。

所以我們大家發心來學習儒釋道三個根，這個非常重要。特別教育下一代，因為下一代的子弟沒有教育好，將來大家都很苦，他們是更苦。因為他不懂，不懂做人、不懂做事、不懂因果，往往做錯事了，這個因果都要自己去承擔，自作自受，別人也代替不了，沒有人能代替的。這個道理也不難懂，就像我們自己身體一樣，《無量壽經》佛也講，「生時苦痛，老亦苦痛，病極苦痛，死極苦痛，惡臭不淨，無可樂者」；「苦樂自當，無有代者」。你受苦、快

樂都是自己要去承當，沒有人能代替你，都是自己自作自己受。好像我們肚子痛，我幫你痛一點，你不要那麼痛，佛都做不到，大家想是不是？父母對兒女，天下父母親哪有不愛護兒女的，他在生病、他在痛，你能說你少痛一點，讓我給你分攤一點？沒有辦法。像我父親要過世的時候，有夠痛苦的，真想說分攤一些，沒辦法。所以那年我出家，我父親往生四十九天出家，這是給我很大的打擊，真的。那個時候，以前聽經，還沒遇到親人生離死別那種痛苦，聽聽感受不到；自己真是碰到了，才知道那種生老病死之苦，真的是苦樂自當，無有代者，苦、快樂都是自己要去承當，別人他代替不了。

所以佛他能幫助眾生、度眾生，就是把這個事實告訴我們，告訴我們正確的理論方法去修學，你為什麼得到苦、為什麼得到樂，這原因是什麼。好像生病，把這個病因找出來，病因消除那你病就好了，這是佛大慈大悲他能做的。至於怎麼修，還是眾生自悟自度，自己覺悟，自己度自己。《六祖壇經》惠能大師講，「迷時師度，悟時自度」。迷惑顛倒的時候，老師來度、來指點，覺悟了就是你自己要自度，老師就幫不上忙。迷的時候給你指點，我們在佛門裡面有句話講，指點迷津，佛菩薩他是給我們指點，我們不懂、不知道方向，給我們指出一個正確的方向去修學，我們問題就解決，這是我們要認識的事實。所以佛法講到徹底，實在講一點都不迷信。佛法是覺悟、智慧的意思，覺是破迷的，破迷開悟，離苦得樂這是佛法修學的宗旨。苦是從迷來的，樂是悟來的，你覺悟了，你不造業，你就自在，就解脫了。現在我們迷惑顛倒，造業受報，就不自在，就痛苦，這是我們學佛的人，大家聽經也都知道這個道理。

現在重要的，還是我們怎麼具體來落實。但是因果教育，我覺得還是印光大師講得沒錯，當今還是非常重要的，以這個來輔助倫理

道德教育。這個三方面現在都要同時來學習，可以說也是缺一不可，倫理教育、道德教育、因果教育缺一不可。現在我們講到改過，當然也有一定的難度，特別我們年紀大的，煩惱習氣養成幾十年，實在講要改也不容易，沒有很大的毅力這個也很難。我舉出一個例子，我當兵的時候還沒有抽菸，我二十一歲當兵，台灣有義務役兩年，部隊都有一個月分兩條菸，部隊裡面發的兩條。兩條，我沒有抽菸，我們同班的他兩條抽不夠，都賣給他們，賣錢賣給他們。二十三歲退伍，退伍之後在社會上工作，工作上慢慢就朋友同事請抽菸，抽抽抽就抽上癮了。那個時候抽得真多，以前看我父親抽菸，我父親也是抽了一輩子的菸，所以兩個手指頭都黃了，後來我抽一抽看到自己也黃了。一直抽，抽到我三十四歲那年出家，我們老和尚三十三歲出家，我三十四歲，我父親往生那年出家。

出家前一天還在抽，因為那個時候在佛陀教育基金會做義工，那個管理員是個退伍軍人，他有抽菸，平常我去做義工下來，因為我是在家居士，坐在那邊抽來抽去，大家也不會覺得很奇怪。有時候他請客，有時候我請客，他請，我不請也不行，前一天還在抽，抽來抽去、抽來抽去。第二天剃度了，換這個衣服我走下樓梯來，那管理員叫老陳就拿了一支菸，來來來抽一支。我本來要接過來，看不行，今天換衣服了，很想拿過來，但是看看不對。我在家這個十年當中，在社會上染上一些不好的習氣，就是這個抽菸，還有吃肉，酒是喝不多，我沒有喝酒。生活也是晚上都不能睡，睡到很晚。當兵的時候實在講它會有規律，生活正常。在社會上，有時候今天沒有上班就睡晚一點，那就不好，對身體也不好。所以三十四歲出家，你看這習氣三十四年，那個時候要克服自己這個習氣也是很痛苦的。第一個抽菸不行，第二個吃肉不行，所以出家前一天晚上，趕快去吃一頓，明天沒得吃了，寺院沒有煮肉。我常常講給同修

大家笑笑，但是這是事實，的確是這樣的，那個嘴饞的習氣太重，習氣。

晚上睡不著，日常法師規定早上四點起床，十點睡覺，四點起床，四點半做早課，這個規定的，要放鬧鐘的。做早課之前，我們吃飯不能挑剔，在家以前跟我父親，我父親殺生吃肉，都是講求那些吃的。出家都不行了，什麼煎的、炒的、炸的，統統不行，跟日常法師出家就是吃大鍋菜。就一鍋水倒下去，然後比較耐煮的菜先放下去，比較不耐煮的快起鍋再放下去，然後再加鹽巴，火關掉，油再淋上去，一點油煙都沒有，一隻蟑螂也沒有。日常法師講有營養就好，講求什麼色香味，到肚子下去出來不都一樣嗎？想一想也有道理。也不用吃水果，他說我是學科學的，我們吃素的人，那個素菜，蔬菜本身就是維他命C，還吃什麼水果，不用。只有過年大年初一早上，一個人發一顆橘子，我們一年就吃一顆橘子（水果）。平常每天吃大鍋菜，早上我們要自己煮飯，要自己買菜，去做早課前把飯（稀飯）在電鍋按下去，去做早課。做完早課，那些菜，大鍋菜煮一煮很快上桌，大家就吃那一鍋。以前在家的時候，嘴饞得不得了，山珍海味嘴饞得不得了，現在天天吃大鍋菜，都是吃那一樣的，剛開始很不習慣。我在家的時候晚上都睡不著，都快天亮的時候，大概鐘錶響六點的時候才開始睡，那時候一睡就要到十二點。一出家十點躺下去其實都睡不著，兩個眼睛大大的，到四點要起床，快接近四點開始要眯一下，結果鬧鐘響了不能不起來，起來頭都暈暈的，我很多習氣。

還有過午不食，晚上不能吃的。以前我是在家吃五餐，晚上還要吃夜宵，睡覺前還要再吃一頓的。過午不食，肚子餓得發慌就不能吃。老和尚他比較慈悲，當時就跟日常法師說，我們用漸進式的。日常法師說不行，一刀兩斷，你昨天沒剃頭我不管，今天剃頭就

要聽我的。真的，我整個那種習氣，被日常法師一百八十度的扭轉過來。後來我想這出家出佛操，比當兵出軍操還辛苦、還嚴格。上早殿，如果上早殿慢一分鐘，就要去懺悔了。有一次我們慢了，日常法師說我們四點半，四點三十一分了，你去懺悔，說你慢一分鐘。我看我的是剛好，他老人家的可能快一分鐘。因為我有當過兵，當過兵我還有這個概念，因為我們當兵的人有時候會偷雞摸狗，自己調時間。值星官、值星班長說幾點集合，然後就有些人會偷雞摸狗自己調一下，到時候講理由。後來值星班長說，你們統統不算，以值星官的錶為準。後來我就出家了，要以日常法師為準，後來我們就趕快調快一點，快個一、二分鐘。

所以我們要改個習氣的確也不容易，我自己回想，我如果這輩子沒遇到佛法，沒有聽經，沒有聞法，沒有出家，現在可能不在了，不會坐在這裡跟大家講話，不曉得死到哪裡去。因為很簡單的，也不用算命，你照那個習氣一直下去，你說你還能活多久？社會又是大染缸，你要學好的很難，學不好的很容易，你有什麼能力能夠去避免，這個很難。所以有這個因緣也是一個大的轉變，我自己對自己也很清楚，因此我們現在這個習氣不好改。最近我在學習雪廬老人《論語講記》，他有一句話我覺得是很有道理，「以楔出楔」，雪廬老人講你們過改不了，但是你現在改不了，你就善的方面努力去做，也會抵銷你這個，就是你善的方面要認真去做；你不要造惡很積極，做善很消極這就很慘。你現在說造惡也很厲害，你做善這方面也很積極去做，如果你造善這方面大過造惡的，那福能消業，福報也可以轉業。所以這個我覺得很有道理。

所以老和尚提倡的這些，我在家的時候我也這個概念。比如印經，我們就趕快去印，這好事；做義工我也去做，這也是好事我也去做，我們盡量從善這方面積極去做。現在老和尚提供我們的項目



就很多，我們都可以努力去做，去壓過那個造惡的。這個以楔出楔也是很有道理，不然你要沒有從修善這方面，從斷惡這方面實在講有相當的難度，特別是沒有那個環境。像抽菸這樁事情，我自己也嘗試戒一個月，我自己在家的時候戒一個月。但是戒了一個 month 之後，朋友又來拿一支給我抽，我一抽比以前更厲害，本來是一天一包，後來變兩包。好像停了一個 month 沒抽，現在要補回來，好像那種心理，這個不容易。所以我能體會雪廬老人講的，過不好改，但是你要從善的方面去努力修，這也能夠去轉惡的業。這些都是我們大家可以這樣來學，從這方面來做。

因此有一個環境還是很重要，我們有個道場大家依眾靠眾，這還是很重要，還是很需要的。所以我們這個地方，大家可以常常有個聚會，因為大家依靠。古代祖師大德建叢林就是為什麼？現在人你說一個人修要修得多好，很難，很容易懈怠。如果大家在一起依眾靠眾，大家互相勉勵，相助為善，這樣大家要同步提升比較容易，所以共修它的作用在這裡。不然修行的確一個人也可以修，問題是我們會不會退轉？會不會懈怠？比如說念經，今天累了先休息再說，等精神好一點再說。現在要是遇到做法會，你再累也得上去，不然你坐在那上面睡覺，別人念給你聽，你也不得不聽，你就受益了。如果沒有，自己就睡大覺，也沒人管，你自己要提升很難。特別我們有這種不好習氣，你要提升很難；除非他的根器很好的，自己可以自動自發。像我這種根器自動自發就不行，各人根器不一樣。

另外舉出一個吃素這方面，如果我沒有出家，我出家前一天晚上還吃肉，你說我在家我會吃全素嗎？不可能。這習氣是會愈來愈重，不會愈來愈輕，所以出家也是依眾靠眾。但是我大哥跟我弟弟，他們在家在做工程的，要喝酒吃肉應酬，大家都是這樣。但是他

們就是不喝酒、不吃肉、不抽菸的，而且吃素。這點我就不如他們，同樣父母生的，這根器不一樣，我就嘴很饞，他們就不饞，這個我就無法跟他相比。像我這樣，我就需要依眾靠眾；他們這方面，他們不需要，在家他就可以做到，他就不需要。各人根器不一樣，煩惱習氣不一樣，所以各人的煩惱習氣是偏重在哪一方面，我們要用什麼方式來對治？每個人也不相同，但是可能大多數人需要依眾靠眾。在佛陀的時代都是各人修行各人的，只有聽經在一起。佛法傳到中國，共修是從淨宗初祖晉朝遠公（慧遠大師），在江西廬山建蓮社，一百二十三個人共修，這是最早的。後來到了唐朝馬祖建叢林，百丈立清規，那是規模了，好像佛教大學，共修的規模化，分執事分得很細。

這個共修，就是那個時代的人，已經不如世尊那個時代，差一千多年了；我們現在距離唐朝又一千多年，我們就更差了。所以現在這個時代，沒有一個依眾靠眾共修的地方，實在講也不行，也是有需要的。所以我們有道場提倡共修，提倡講經說法、念佛共修，這也是有需要的。有因緣我們這裡，也可以大家找個地方共修，這也是有需要的。所以我們再去參觀佛光山，看看佛光山人家怎麼做，參考參考。你有寺院道場要有內容，不能只是有一個形式擺在那裡，實質上的內容還是最重要。我們大家現在有聽老和尚的經，一門深入，長時薰修，這個還是非常重要的。有一門深入、長時薰修效果會比較好。你雜修，當然也有效果，但是效果當然沒有一門深入那麼好，這個也是必然的。所以我們修學，也是看各人的根器。

有些道場它的形態不一樣，有些道場它是屬於結緣式的，反正跟社會大眾結結緣，接引大家來接觸佛教，跟他種個善根，這樣性質的可能佔大多數，這個也需要。接觸之後，你要得到經典上講的效果，當然這樣是不夠。一定要深入經藏，沒有深入的去學習經教

、去修行，達不到經典上講的功德利益，這個功德利益就達不到。所以這個道場的形態，各種不同也是需要的，因應社會大眾。像佛光山他們辦一些活動，接引大眾來接觸佛教，這個也是有需要的。因為有些人來，你說請他來聽經，他也聽不懂，坐在那裡就打瞌睡，他聽了就很辛苦，這就對他來講不契機。如果辦一些活動，什麼插花、教煮菜，辦一些佛事活動，大眾會比較有興趣來參加。但是主要講經說法是上課，這還是主流的，是主流；接引的多多益善。

過去日常法師給我們講，你這輩子學佛，你要的是結果的還是結緣的？結緣就是這一生結結緣，這一生沒有結果的，這一生你也不能了生死出三界，沒有結果，來生再說，這一生結結緣。結果的，就這一生要了生死出三界，往生西方，這個有結果。你要的是哪一種？他常常問我們這個話，你要結緣的還是要結果的？當然我們都說要結果。但是要結果的做法跟結緣不一樣，你要結果就是要深入經教，要上課，這些理論方法你要搞懂、搞清楚，這樣依教奉行你就有結果；如果結結緣當然就沒有關係。結果的人當然不多，在精不在多；但是結緣的多多益善，結緣的愈多愈好，反正是結結緣。像現在的皈依，結緣的皈依；密宗的灌頂，灌頂也是結緣的，每個宗派都有結緣的。但你要結果，沒有深入經教，沒辦法的，你要上課，上課還要及格、還要懂。好像你去讀書，你讀不懂也不行的，好像我們這個駕駛班，你要考個駕照你也要去學習；你考不及格，駕照不發給你。這一樣的道理，所以我們學佛一樣的道理。

所以我們老和尚一生，他提倡的就是講經說法，教學，這是佛教，佛陀教育的主流教育。其實各宗教都是這個，各宗教沒有講經說法，這都變成一個形式，都是結緣的沒有結果。好像基督教、天主教、伊斯蘭教都講生天，你也生不了，你就這樣念，念念念，不依照你們那個教的經典去修，念得再多也去不了天堂，天堂還是有

它的條件。這個不講，一般信眾他不懂，不懂變成一個宗教迷信，變這樣，給社會大眾他就瞧不起、不重視。所以我們佛教，老和尚也講要帶頭，我們帶頭來做，帶動其他宗教大家學習經典，這樣來團結宗教才有可能，團結族群達到世界和平才有可能。如果沒有從這個地方下手，世界和平是個口號、是個理想，是達不到的。大家都希望和平，世界和平是果報，是結果。你沒有修這個世界和平的因，它怎麼會有那個果？因怎麼修？就是要學習經教，而且世界宗教是一家，互相要學習。最核心的價值觀，就是「神愛世人」，不管什麼教都是講這一句。要怎麼樣修、怎麼樣做才叫神愛世人，這個要講清楚、說明白，不然你講神愛世人，實際上都是在恨世人，那怎麼對？跟神講的完全是違背的，當然你就得不到經典上講的這種殊勝果報。

我們大家發心跟隨老和尚來學習，走這條路就不會錯，我跟了五十年，跟了五十年知道這條路才是正確的。如果不從這條路去發展，不管什麼教都沒前途。特別現在年輕人他不信，好像現在信基督教的很多，那只是個形式，什麼形式？比如說聖誕節，聖誕節你這些年輕人是幹什麼？去那邊禱告嗎？去那邊齋戒嗎？吃喝玩樂造業，我們講造業，那你說這樣會有什麼好結果？要慶祝聖誕節，應該那一天要齋戒，好好讀《聖經》，把《聖經》講解。然後大家這天年輕人都去做義工，街沒有人掃，去幫忙掃，上帝看了就很歡喜。你去吃喝玩樂造惡業，造惡業就有惡果，你說他信教嗎？他不是信教，他信吃喝玩樂他信那個。要搞清楚那不叫信教，信吃喝玩樂、信享受信那個，奢侈在佛法講損福報，他信那個。他只是藉這個名義，然後大家吃喝玩樂去享受，去造業，這個沒有意義。

所以中國傳統文化如果你學習之後，會幫助我們了解佛法；學了佛法，又幫助我們更深入中國傳統文化，才知道孔子、老子、莊

子他們在講什麼。的確像英國湯恩比教授講的，佛教傳到中國，中國本土的儒道有這個心量去接納，豐富了中國本土的文化。的確這句話不是一般人能講出來的，他如果沒有那麼深入的去了解，認識各個國家的歷史文化，這個話他說不出來，他也不是隨便講的。所以他講二十一世紀，這個世界的社會要恢復秩序，一定要推行中國的孔孟學說跟大乘佛法。上個世紀講的，講這個話是一九七〇年代，那時候大陸正在鬧文革。當時很多人對他講這個話提出質疑，他說你現在提倡這個，人家中國人他都不要了，你還在提倡這個，你是不是頭腦有問題？當時很多人質疑他這個話。現在到了二十一世紀我們再看看，現在這個世界真的是一年比一年亂，災難也是一年比一年多，這個亂象似乎無法掌控，你說要維持一個不要再亂了，那都達不到，會更亂。所以現在老和尚提倡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這幾個國家有來接觸的代表大使，他們慢慢明瞭，知道這個才是救世的良方，現在慢慢大家有這種認識了。

所以我們現在在聯合國這個地方，這個平台雖然不是什麼大廟，但是這也負擔起弘揚中國傳統文化儒釋道，包括其他宗教的教育，救世界這個使命任務是非常偉大的，這個也是大家要同共發心，弘護一體。大家弘護一體，我們大家同共發心，來完成淨老和尚他這個願望，就是希望世界不要發生戰爭。他老人家常講，發動戰爭、引發戰爭果報都在阿鼻地獄，二話沒有，打贏了也要下阿鼻地獄，打輸也要下阿鼻地獄，統統要進去。因為一個戰爭傷害無辜的有多少？無法估算。所以戰爭絕對不是好事，用戰爭解決問題絕對不是好事，後面果報很慘。但是世間人不懂因果他不信，他不相信，拼命發展科技，愈發明殺人的武器愈厲害，那結果是什麼？大家同歸於盡。實在講大家打起來也沒有誰贏誰輸，大家統統輸，是雙輸不是雙贏，只有避免戰爭才是雙贏。所以這個世界要恢復和平，

一定要所有國家大家認識到這方面，把經費用在發展學習中國傳統文化、大乘佛法這方面，包括其他宗教教育這方面，世界才會和平。不然花了那麼多錢去發明那麼多的武器，只是毀滅地球，這是造的業非常重，這個他們不知道。你現在做了領導人，不知道因果，過去生有修一些福報，這一生造這麼重的惡業，這一生過去之後，那無間地獄就有分，這個非常可怕的事情。

好，今天跟大家閒聊，我們就是喝茶聊天，老和尚說在聯合國喝茶聊天，我們下午也是喝茶聊天，這個不是講經，也不是講開示，就是聊聊天。大家以後有機會也都可以找個時間，大家聚一聚聊聊天。我覺得我們用一個比較輕鬆自在的方式，好像聊天式的這樣大家來探討佛法、傳統文化，這樣會更自在，也更殊勝。後面還是要請大家多發心，護持淨老和尚聯合國這個平台，特別我們巴黎的同修，我們在地人，這個大家發心。因為老和尚到這邊來也是因緣，也是我們這個地方之福，實在講也是全球人類之福，因為聯合國它是對全球，所以也是全球人類之福。大家發心來護持老和尚這方面，真的是功德不可思議。非常感謝大家，非常感謝李偉芳居士的邀請，我們認識這麼多年，能夠再來這裡聚會也是感覺非常的親切。感覺人就是會常常念舊，這個人心表示厚道，中國傳統文化就講這個。特別聯合國也是李居士她當時開啟這個因緣，這也是功不可沒。非常感恩有這麼一個殊勝的因緣，總是有個因緣發起，在佛法講叫發起因緣，這個發起的因緣非常殊勝。重要的我們後續，要怎麼樣把它延續下去，這是我們後面大家要努力來做的工作。

好，今天就跟大家談到這裡，祝大家福慧增長，法喜充滿。阿彌陀佛！